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第五　正傳十二　附見

陳揚都光宅寺釋慧明傳一

高齊鄴下沙門釋道紀傳二

隋京師定水寺釋法稱傳三　智[illegible]

隋杭州靈隱山天竺寺釋真觀傳四

隋蘇州栖霞寺釋法顗傳五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立身傳六　[illegible]

隋西京日嚴道場釋善權傳七　[illegible]

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八　[illegible]

隋京師日嚴道場釋慧常傳九　[illegible]

唐京師玄法寺釋法琰傳十

唐京師定水寺釋智凱傳十一

唐京師法海寺釋寶巖傳十二

釋慧明。不知何人。貌儀象胡。故世以明胡為目。然其利口奇辯。鋒涌難加。摛體風雲。銘目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採經論。傍尋書史。捃拾大旨。不存文句。陳文御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衆以明騁衒有功。機變不思。諸有唱導。莫不推指明

[illegible]

亦自顧才力有餘隨開即舉事引

令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忘其倦

況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將事北征撫

兵河上已建大都督吳明徹等領軍

淮湖與齊對陣雄氣相傾帝甚憂之

乃於太極殿命道士卜之試封腹文成

勝長劍君臣失色為不祥也即請百

僧於時大會臨中徐將未測所由及

行香訖乃陳十意明振壽敘發文述

緣曰卜征道破可謂千里路通既其

天李前鋒豈不一期程趣時以為滯

餘也至四月中後大小峴與齊大戰

僧房後兵二十餘萬軍次譙合呂梁

然這前無橫陣敵下勅云今歲出師

為代邊服所徵梁土則江淮二百許

城東西五千餘里爲通腹長安子

母也述驗明言究同符契故明承興

執為業復隆偏意宗敵達悟登白者

豈量所失不測其終

釋道紀未詳氏族高齊之初盛弘講

說然以成實見知門學業成分部結

衆紀爾厭然以教胄之功成遺業也

天保年中秋初之講絕引衆首出鄰

城南彼舊門人文列来入正恭聞側
終介相迫紀曰衆從何来淋舞礼也
如何師範鞭撻排下既不頓屈揖而
下道彼曰法鼓竟鳴刹建斯往蔣講
之望師落晏有紀一天参自為道迷
于城外廻首告其屬曰吾講成實論
三十載開悟無得學者功夫解今搜
行斯遺識也今解而不行還如根本
不解矣徒失前功終無後利徒不可
追来猶可及請並返原吾當別計乃
退捨房戶廣讀經論為彼士俗而行
開化故其撰集名為金藏論也一帙
七卷以類相從寺塔幡燈之由經像
歸戒之本具羅一化大啓福門論成
之後與同行七人出鄴郊東七里而
頓周迊七里士女通集為講斯論七
日一遍往必荷擔不恥微行經書塔
像為一頭老母掃帚為一頭齋佛塔
內有塔斯掃每語人曰經不云乎掃
僧地如閻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福
田勝也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
齊也故其孝性淳深為之纏補衣著
食飲大小便利必身經理不許人涉

[illegible]
有或助者紀曰吾每也非他善衆
體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並荷得久
苦勞人所以身為苦先害勿相助因
斷之勸道俗者衆矣又須勸人奉
持八戒行法社齋不許身煞行朔既
了又轉至前還修上事周歷行化數
年之間遠邇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
九有同信者故往傚曰此行化俗何
要道耶紀曰彼講可退今則無悔既
往不各知復何言後遇周武吞併玄
教同廢呼嗟像壞寺斷素及開洪
始更廣其門故披講被邪見者是
也所以世傳何隱論師造大金藏論終
准紀也故號名大紀其所出略正
文深可依准後不測其終
釋法標江南人通諸經論清音勸衆
陳氏所化學朝奉之又善捨導即務
標奇雖無希世之明而有隨機之要
隋平南服與白雲經師同編奉獎住
興善寺每引內禁敘論正義開納帝
心即勑正殿常置經座曰別著譯
學不絶禪覺經傳即開經百卷衆
遷晚住大興雲同年後八十餘仁

[illegible]

壽寺也時有智垂赤者經明對前台
者世子爲雲今皇所高擢飛南北毎
執經對御響振如雷時絛宰轄侍雖
飛夫其德甚衆祕不泄之故無事緒
可列又善席上談吐蕭寺子交字孝
都皆請曉對時引挽如宿搆焉隋煬
在藩亦崇敬愛召入慧日把臂朋從
敘其詞令故也年登五十卒於京師
王悲惜焉數日不出廣爲追福又教
沙門法論爲之墓誌見於別集
釋真觀字聖達吳郡錢唐人俗姓范
然祖延慕給事黃門侍郎父充通直
散騎常侍母柜氏溫良有德常排憤
無胤潔齋立誓誦藥師觀世音金剛
波若願求智子紹嗣名家時獻統所
國近毗羅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盡
異來往祈禱刻寫容影事像若真依
藥師經七日行法至於三夕覺遊光
照身自尒志性非恒言輙諮達旨非
垂天詭人寄逸弘釋者也及其變音
奇相不倫名學仙文右學人字口流
津液充閏榮府從幼至終未嘗患渴
故體膚光律雖老不衰古文交加狀

[illegible]寺衆 明[illegible]
如羅綺於將入含章溫講開神明晤文
彥韻鍾鈴瀰拗風雨覺閑者蓋惑
異者有大學五歲能疏禱或含衣隨或
執扇鼎識為說講八歲通詩禮和庚
尚書林榆之作十六備道群經柱下
河上無所遺隱時又流涉其參暢樸
文集日新月異師友驚所曾共友人
遊遨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
當為大法師後即專誦淨名處若慈
存入道何機承已二親來許乃日迎師
降夢子欲開龍洞今往綱無非瞻慧
父母咸開心隨喜啓勅降言亦賜衣
鉢義興生法師行契冰霜將為雲路
大功德貞律師道謂雲陽諸任和上
研思十論一遍能述文從華林園法
師受成實論十遍十着超所謂標旨
語解成可擬之行也始誦法華日限
一卷因斷通夢有大根忍守小道
深可惜也遂往興皇聽學詞行質義
明雖唐突玄門朗公精通綿[illegible]後[illegible]
胎物吾出講八千無一問至此能使
妙義開神真吾師矣仍從此而攀載
研尋關善大忍法師匡影鐘山遊心

續傳燈錄卷十 第七張 明

方等將欲試瞻先達問津高士因採
拾拓寂用程玄妙乃嘆曰龍樹之道
方興東矣嵩勇二師當坐上將頻年
闡析丞經重席時人語曰錢唐有真
觀當天下一半沙門洪遍之道儀英
鈞深釋微面相謂曰推尚多奇圖
有名我有四絕今具八能語義道書
詩韓豹瑩碁是也由此王公貴遊多
所知識始與三東臨尚井請以同行
于時與皇講道遲能義集觀臨途既
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闡二諦宗百並
縱横一言水泮學士傳經在席嘆曰
三千稱首七十當初是上人者當為
酬對金陵道俗見知若此既達東夏
住香嚴寺講大涅槃四分義集後增
並觀興皇又三進曰吾大乘經論略
已尚通而燕趙齊秦引領翹企專學
雖多藥者京宜速反東當洪門相
寄于斯時也徵周失律朔漢樵僧無
名者休道觀乃偽迷嘆曰大剎利居
士皆植福當施恭廣厥小造罪貪弱
欲茂枝葉反剋根本斯其蔑矣人皆
惜命偷生我則亡身在法乃致書撲

射徐陵文見別集陳封書合奉一標 [illegible]
然勤咨接僧由從援斷之言非但留
拜佛法大明晤時吳江夏王出鎮
于越須請同行朗師含咽良之言曰
能住三年講堂相承復屬英王崇法
利益深一不可留也仍太雨大眾動法
輪將進挫棲請歸光顯傳教寧法久
永陽郡陽二王司空司徒消難並相
大海運延仰浙東故得金香慧炬以
業以燦頂戴傾心盡誠盡節太子智
者名行絶倫先世因緣異代莫逆至
臆既吞為法兄弟共遊春領表重舊
房朗陽澄景則高談慧照久陰匡來
則深安禪林又智者識上開庭觀便
孤園敷說大流法味載廣俗心冰湯
還京仰奉清德與朝循王同請絲綸
遂淩祈終斷事便復循祖寺法惟深
三勅勞問奉王捨番二延捻府皆辭
以疾確乎不就求于陵迎立補邪中
頂礼傳以香火送還舊邑之來善寺
開皇十四年時極元年判史劉景安
請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說縣雨滂霑
自斷厥後有請便降天越宗那其若

林馬縣西有靈隱山者舊曰仙居寺

續補俗傳二十八我之來 明 [illegible]

味蓮華洞藏龍究信江東之秀嶽也

觀所仁智內具山水外押共道安禪

師頭陀石室檀越陳佐寶李諸同信

開藏招基撰並精舍于南天竺遂即

去邑還合抵止於處衆善講堂付門

人文鏑鏑承系為相從不絶又文皇

造塔飛勝所歸不謀同集取決於觀

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難發誠言

孰為可信俛仰穿鑿洞穴自然狀似

方函宛如金底大士神匠冥妙者術

自介在山常講法華用為心要受持

讀誦郎自書弘之種法師於斯乎在

又持於經旨明練深趣談吐新奇非

尋紙墨智思擊揚過飛文木又感興

洗遺添地一不為滿事理異人經之力

也畢亭禮莊陳乞重降流請講法華

一遍遺以錢物之給於枯其廣堂五

間為衆善佛殿後斯之感靈通供

誠爾有也大業十年四月八日司馬

李子深東延出邑請大侄孫初出大

坐自振墓地至現病無夢見二人答

服甚感把幡俱礼太淨居遺迎至六

月六日以疾而卧又夢與智者高禪
夫侍尊像異佛還出覺已語大衆曰吾當共
十二處多講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
十四夜致斯應生期至矣所集衆
訓將來事曰欲生善道務循神力欲
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學
慧弘通正法勿令空過無所得也不
自天台送書并致香鑪石奉觀音言
曰宿世因緣家後信矣命兩如意一
東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諸雜服武器
服自分一遷僧錫磨二或第五僧衣
皆有人夢飛殿來迎沙門言慧文明
空中鼓樂至七月一日中夜端坐鑑
衆整服曰有人請講菩薩戒也端坐
怡然不覺已滅迦於衆善之舊寺從
子至午心頂俱煖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若手內握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
四日移入禪龕時屋流火焰氣尚嚴
而儼若生存異香神力從此至二十
五日四方輻湊六縣同集道俗公私
一期咸舉音樂幢千傳香表別叙德
孫慕悲起經雲追惟戒德溢番來雨
至香花供獻曰有之群隨步大爲開

金軀奉而色相光澤何由更長信其
生前感加奇歎至二十六日乃永逝
終盡隱山真容撫方壙寫狀當大坐
是日四部五一由旬香蓋成陰幡幢
蔽野存亡榮慶非可勝言初觀音讚
之雄家稱姿富江表大國莫敢爭先
自正法東流談導之功衛安爲其稱
首自余詞人莫不宗猷於觀是知五
百一賢代興有日佛法崇顯實賴斯
乎開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師臨弔
乃拒官軍羽檄競馳兵聲逾盛時元
帥楊素整陣南驅尋便瓦散俘虜諸
將三十餘万以觀名聲昌盛光揚江
表謂其造檄不問將誅既被嚴繫無
由申雪金陵才士鮑亨謝瑀之徒並
被擁略將欲斬決來過素前責曰道
人當坐禪讀經何因妄忤軍甲乃作
檄書罪當死不觀曰道人所學誠如
公言然觀不作檄書無辜受死素大
怒將檄以示是你作不觀讀曰斯文
淺陋未能動人觀實不作若作過此
乃指擿五三處曰如此語言何得上
紙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觀曰昊越草

稱出在庸人士學儒流多被擁逼即
數能謝之徒三十餘人並是處國賓
主當世英彥願公無慮不有愁孚素
日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觀日生
死常也旣死不可不知人以為深慮
耳素日多時被勢亘解愁不素紙與
之令作愁賦觀攬筆如流須臾紙盡
命且將來更與一紙素隨執讀驚異
其文口唱師來不覺起接即命對坐
乃盡其詞故賦略云若夫愁名不一
愁理多方難得覼縷試舉去綱或稱
憂憤或號酸涼蓄之者能令改貌悴
之者必使迴腸介其愁之為狀也言
非物而是物謂無象而有象雖則小
而為大亦自狹而成廣闢山岳之穹
隆類滄溟之滉瀁或起或伏時來時
往不種而生無根而長或比煙霧乍
同羅綺似玉葉之晝舒類金波之夜
上尒乃過違道理殊乖法度不遣與
而輒來未相留而忽往雖割截而不
斷乃驅逐而不去討之不見其蹤尋
之靡知其處而能奪人精爽罷人歡
趣減人肌容損人心慮至如荊軻易

水藉武[illegible]河梁盡均去國[illegible]院辭鄉日
也焉生未達顏君不遇夫子詠山
梁仲文之攜扆樹並悅楚芳留府俱
讚揚於心路是以虞鄉慈而著書來
指喜而作賦又如湯子從戎侶婦閨
空悠悠塞北杳杳江東山川阻夢
魂時通高樓進月傾悵來風愁眉歌
黛淚臉銷紅莫不感悲枕席結怨房
攏乃有行非典則心懷戀式未識唐
虞之化寧知禹湯之德霧結銅柱之
南雲起燕山之北箭既盡於晉陽水
復乾於疏勒文多不載素大曉貴即
坐禪之所達支士免死而爲僧瑜觀
以才學之富弘導不疲講釋開悟業
光俗塵具於前叙其所講大乘四十
二載又造藏經三千餘卷金銅大像
五軀攝塔五層五僧德施造寺二所
著諸導文二十餘卷詩賦碑集三十
餘卷近世稱用其言衆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明從偏
平席上驗崇達度字得其節誦華碑
並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至於尊達善能引用又通

經歷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
並委於韻年至三十弊於諳梗邀延
䟽請日別重疊乃於正旦割縲永斷
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恨棄功長銷
屑古承栖霞清衆於表所推尋聲即
造從受禪道又聞泰岳靈巖因往詎
踪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潔不希名聞
措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
江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
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故基願
礼八万四千塔樹功既滿感遇野姓
選一卷書及披讀之乃是昔像之緣
也既有據度係而造成大有徵應海
中有陽佛島者去岸三百韻往安禪
惟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彷大風
畏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
帖然大安自知終事還返栖霞不久
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標立身江表金陵人志節雄果不緣
淨綺威容肅然見者憚懾有文章之
辯對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
僧連青法集導達之務偏所差心
又身之登座也創發譽吹研磕如雷

道俗發襟毛竪自整至若談述業緣
希列耆畢冷然若面人懍趺步晚令慧
自漢明日隆大業初年聲唱尤重帝
以聲辯之功動衷情挹賜帛四百段
龍四王領性本清儉無蓄儲當寧命
門學通共均分從篤東都遂終于彼
時年八十餘矣時西京興善官供無
常唱導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則
豐宰聽壽法達寶嚴孝孔之勢有餘
機變之能未顯人世可觀故不曹也
擇善擢揚都人往寶田寺聽採成論
深有義能然不廻思樂體人物隨言
聯貫者珠辭也衆以學工將並不顧
新之論摧發悟時機為功不少適諳
為得遂從其務然海內包括言辯之
最無出江南至於銓品時事機斷不
思莫有高者曉以才術之舉偈帝府
敕召入京師住日嚴寺獻后既崩下
令行道梵聲大德五十許人皆号智
義同集宮內六時樹業令必親臨摧
與並身分當礼導既絕文墨唯存心
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
無滯迷身則聲調陵人權則機神駭

宋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尒煬帝與學士柳顧言等為
頌等語曰法師談寫乍可相從進難
皷言奇能切對甚可訝也頻曰天授
其辯世罕高者時有竊誦其言寫為
卷軸以問於摧擢曰唱導之設務在
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識
何能輙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擢
之導文不存紙墨每讀碑誌多疏麗
詞傍有觀者若夢遊海及登席列用
牽引囀之人謂拔情實惟巧附也大
業初年終日嚴寺時年五十三矣門
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任放誦說多
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蕭僕射異
季時號學宗常營福祀登臨莫逮每
有檀會必遣邀迎然其令譽始飛風
馬早遊釋門掩扇道俗咸悅
釋智果會稽剡人率素輕清慈務在
性常誦法華頗愛文筆經史固其本
圖擒目得其清致時弼唱讀文學所
於俗以其書勢逼右軍甫呈晉王
乃召令寫書果曰吾出家人也役為
他役都不可矣一負擊數之寺二違

發足之誠王遍吾身心不可遍乃六 [illegible]
眼閒不能運筆王大悲長曰江都令
守寶臺經藏又入京備貳出巡楊還
乃上大令于東巡須其序略云智果派
永出俗業義遊系感昔日之提獎吾
今辰之嘉慶逢下令釋之賜錢一万
金鐘二枚召入慧日終于東都六十
餘矣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
徧洞字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退入
道場自秘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
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
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日余字學
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央以
為恨耳造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
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珎璧
晚事導迷變革前綱既絕文將顛墜
深嘉緣本兩卷陳叙諧猷學者秘之
故斯文殆絕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
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遍造經音其有
祔據矣
釋法琳俗姓嚴江表金陵人本名法
藏住願力寺聽花嚴于嶠公成實入
義知歸時共讚賞每開經發唱讚始

覺所經充滿胸臆試竊擬意言遍
詣則之所解用諳先達咸曰御曾者
習故有令絲不可怯也遂取瑞應依
聲盡卷舉擲勞遂轉態鶩馳無不
諷之昔來祕啓乃於講隙一時為叙
陳國齋會有數卷者若不陳聲齋福
不濟故使人各所懷相從畢聽清音
盈耳須聲洋溢廣流世路晚被晉府
召入日嚴終于武德復居玄法雖年
迫期頤而聲喉不敗京室雖富聲業
甚貧諸有尋味莫有高於玖者然而
性在知足不畜貲財福利所歸隨皆
散盡以貞觀十年卒于此寺九十餘矣
釋慧常京兆人以梵唄之工住日嚴
寺尤能却囀哢響飛揚長引滔滔清
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脣口不動與
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
作時隋文興法煬帝倍隆四海輻湊
同歸帝室至於梵導讚叙各重家風
闡常一梵颯然傾耳皆推心喪膽如
飢渴焉僉曰若此聲梵有心聞之何
得不善也衆雖效學風骨時參至於
用與牽挽皆不及矣晩入東都梟感

作亂喬亢搖任咸共奉帝及平才被
復還闕壤時有僧帝回逆賊建福言
涉國家並可扱之国即募覔帝被國
送行次涉擁逃賊留曰往必被戮可
於興止常曰償負久作終須償了遂
至東都界如言焉年四十餘矣時畢
師興善有道英神異者亦以聲梵馳
名道英喉頼律壯詞氣雄遠大衆一
聚其數万餘聲調縷縷高超衆外興
善大殿鋪基十數攝領高大非常擬
設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窓門聲聒衛
華皆為動振神奕唱梵弥亘長引遶
聽聯綿周流内外臨機踐促恒合衆
心貞觀年中豫州治下臨機寺曇寶
禪師者斷穀練形戒行無點年六十
許常講觀音道引士俗而聲調超挺
特異人倫寺有塔基至於靜夜塔上誦
礼聲響飛衛周三十里四遠所聞無
不驚仰
釋智凱姓安江表楊都人家世大富
奴僕甚多年在童丱雅重謝諸引諸
僻小乃百數人同戲衛備以為自得
陳氏臺省門無衛禁凱乃率其戲侶

[illegible]序　[illegible]撰　明[illegible]

在大極殿前踰令而過湖寧左挾寺
廟其約束銓叙疑步對之相視笑曰
此小兒王也及至學年將擲前緒令
沙門吉藏振宗禹究往者誅之光闡
遠述復辞覲諸焉從受三論編五領
疊所以初章中假複詞遣滯學人
普其煩拏而凱統之於然擇頃各有
授詣及箴入京因倍同任義業遍廢
寺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關意抱轉條
黜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至於唱導
將半更有緣來即為敘引冥符宋壑
隋末唐初嘉猷漸著毎有殿會無不
御推廣論多能罕有其類嘗於內殿
佛道雙嚴兩門導師同時各唱道士
張鼎雄辯難加自根聲小為凱陵架
欲待言了方肆其術語次帝德鼎延
其語凱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合樊廣
引古今皇王治亂濟溺得喪銓序言
無存重文極鋪要鼎揣既窮凱遲扠
緒一代宰伯同賞標奇臨機之妙結
終若此而惰均貧富杜佚不尭存念
寔微多行針療後以繩墨所拘中雪
無路從定原部乃衍服古習編閑壓

若時沙夏王道宗昔在京華第多福
會至於唱敘無非凱通後督盡洲雋
隨任所留連歲移依慕朋從又巡撫
撫山問罪沼海皆與連騎情同兆影
在蕃禱祀須有導達乃隅暢令凱作
之至于終詞無不流淚王亦改容遂
平茂彼

釋寶巖住京室法海寺氣調閑放言
笑眾人情存道俗時共目之說法師
也與講經論名同事異論師所設務
存章句消判生起結詞義巖之制用
隨狀立儀所有控引多取雜藏百譬
異相聯辟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
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包納喉衿
觸興抽拔每使京邑諸集塔寺肇興
費用所資莫匪泉貝雖玉石通集藏
府難闕及巖之登座也按几顧望未
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方乃命
人徙物談叙福門先張善道可欣中
述幽途可厭後以無常逼奪終歸長
逝提耳抵掌速悟時心莫不解髮撤
衣書名記數剋濟成造咸其功焉時
有人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不闕陰

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嚴曰生事所 （[illegible]第[illegible]　[illegible]明）
明為存陰入無主但獨世精銳說陰
界者當歸也故隨物附相用關神府
可不往乎以貞觀初年孝于往寺春
秋七十餘矣
論曰自古諸傳多略後科晉氏南遷
方開名實然則利物之廣在務為高
忍界所尊惟聲通解且自聲之為傳
其流雜焉即世常行罕歸探索今為
未悟試揚搉而論之爰始經師為德
本實以聲糅文將使聽者神開因聲
以從迴向頃世皆捐其旨鄭衛彌流
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致使
淫音婉變嬌哢頻繁世重同迷尠宗
為得故聲唄相涉雅正全乖縱有刪
治而為時廢物希會附利涉便行未
曉聞者悟迷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
宗女眾僧頗兼之而越墜堅貞殊爽
雅素得惟隨俗失在戲論且復聲訛
將絕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無一契
將非淪世遷貿固得行藏有儀乎道
達之任當今務先意在寫情疏通玄
理本寔開物事屬知機不必誦傳由

乘叅悟故佛世高倒則身子為其言

寶積傳卷等字　善學之[illegible]　明

初番非斯人則維藏陳其奥者統其

朗拔於歸變閃法師說法之功律師

知律之用今且隨相分位約務緣篇

俗者無施不可又陳無俗一人道則

不輕未學亦闡降外須博是以前傳

所敘兼勤四能即用以觀識如列例

何以明耶若夫聲學既豈則溫詞雅

贍才辯措逸則豐叅隣幾必愛興誠

則軌躅成美明道如乘此位則濫同

霸業立津但為世接五各人緯九懺

俗利日隆而道弘頗蹟所以坐列朝

宰或面對天人學冊珠無時陳部俾

褒獎帝德乃類向衡謝星奏徽翻同

流晃如陳滿月則曰聖子歸門悉略

瑋致豈闡林几若敘闡室則誦玄繁

從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動色僧倫

為其撫耳主俗莫不寒心悲惟詞福

從施亦使信情參華又有達衛骨肋

操茲無懸豐飾圖遊閑光大勇斯益

學非師授詞假他傳另界前闡無思

誠支遂即重輕同迹真誤須流頹學

既增亦深叢滯乎翻道違豈並終耶

至如善權之對曙儲兩千紙不弊其
縈華貞觀之拔難程神百句弥開其
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考使嚴審其
郡邑詞調流便弃弃難窮引挽綸綜
極當情事能令倨傲折體儒素解頤
便識信乎強頌聲載路今且略明機
舉則得入開悟如此有昔斯言則来
誚掩化如彼輙試論矣臨機難哉唄
匿之作必世相驅轉華舊章多弥新
勢討覈原始共委漁山或指東阿昔
遺作陳音陵寡授未詳古述且叙由
来豈非聲乘久布之象唯信口傳在
人為高畢固難準大約其體例其眾
焉至如梵之為用則集眾行香取其
静攝專仰也考其名實梵者淨也寔
推天音色界諸天来覲佛者皆陳讃
頌經有其事祖而習之故存本因諸
聲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東川
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
哀般遮掘勢之類也地分鄭魏聲亦
參差然其大途不爽常習江表關中
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
致使音頌所尚惟以纖婉為工秦壤

雅契音詞雄遠至於詠歌所被皆用
深高為勝然則處事雖常未可相奪
若都集道俗或傾郭大齋行香長梵
則秦聲為得五眾常禮七貴恒興開
發經講則吳音抑在其次豈不以清
夜良辰昏漠相亟故以清聲雅調駭
發沉情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
陵昔摸亦傳長短兩引事屬當機不
無其美劍南隴右其風體秦雖或盈
虧不足論評故知神州一境聲類既
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
別義非以此唐梵用擬天聲敢惟是
測斷可知矣唄匿之作頗涉前科至
於聲事置布仍別梵設發引為功唄
匿終於散席尋唄匿也亦本天音唐
翻為靜深得其理謂眾將散恐涉亂
緣故以唄約令無逸也然靜唄為義
豈局送終善始者多慎終誠寡故隨
因起誠而不無通議須讚之設其流
更繁江淮之境偏饒此製取飾文綺
擬以聲華隨卷擁揚任契便擁然其
聲多豔逸翳覆文詞聽者但聞飛弄
音迷是向全目關河晉魏兼而重之

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
詞豐易聽而開深信摧彼南服文聲
若林向若鄭之中和理必諧諸幽遂
陷墮難沂返亦希焉至如生厥之詠
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為師轄遠
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為
風素斯並無聲以闡其本故得列代
傳之或者問曰向敘諸讚頌綴由聲
余聞非聲無以達之非聲不暢玄理
故歌詠頌法以為音樂斯言何其以
有訛陳未聞前喻義須銘戒節約得
使文質相勝詞過其實也詠歌非聲
覆法本佛有弘恕何得擒清音而布
緣捷忽雅聚而冒貪夫斯誠理也京
輦會坐有聲聞法事者多以俗人為
之通問所從無由委者昌然行事謂
有常宗並咸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
於聖哲將訓通別兩存以命章述經
敘聖人法諸頌以標首雖復序致文
列而開終義同古聖垂範教誡令
賢祖承茲事表世遠莫測其源斯推
想得其蹤信有依焉因非謬妄且大
集叢沓雜沒騰于欽正理何由可

[illegible]

諸末若馬鳴法音歸依三寶然開發
耳莫不傾心斯亦發萌革創開信之
音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色
素開大施門利刹唱舉袖擒泉貝別
請設坐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
造佛務隨物責祝其約若花土女親
聽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
詞疎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響
得語無重迷剌貴剌口之銘音一期
之夫極也餘則界得借得其徒復出
尋常達觀科要易悉故不廣也若夫
通化無方陶鈞不一知微諸幾達信
誰焉然則堅信修乎我立知微極乎
想識首斯體降衛次不倫達化以識
變為明通法以鑑妄為闇故身子謗
說無昇悟入衆首妄悔畢為議可自
餘下凡諒難囯矣且道開物悟信乎
說道之功斯非會正何能寄觀止一可
登機之務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
此舉猶應執文信慶儀華者希擬人
以倫同當非咎俗哉遐想通斯意焉
終南大一山沙門京兆釋道宣叙斯
法屬曰編以法流一科彼非人不弘頌

世流離多乖名實後學奔竟未志尋

等致混侖章洞殘者衆自淨已後
僧史荒蕪近討英猷罕有徵詰豈非
綴緝寡鮮聞見遂沈高行明德湮埋
難紀輙天涯揆且撥在言至於傳述
國爵嘉績猶賢絕隆無聞於世所以
江表陳統瓊晃琰璪之疇河北高都
融琛散魏之侶英聲昌於天漢盛行
動於人心並可揩摸俱從物故嘗以
暇日遍訪京賢名尚不聞何論景行
撫心之痛自積由來相成之規意言
道合仰託周訪務盡搜揚勿謂無多
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餘四百尚有
師尋豈喻釋門三五帙也故當微有
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
豈丕光闡僧海舟徑聖蹤則釋門道
勝願恩齊之有回俗流上達增景仰
於生常邪輙舒傳來莫期神之有援
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